

夜

霧

第十三章

輪船的尖頭分開沸騰着的灰白色急奔而來底江濤上行。灰黑色的雲天緊緊地壓迫着那聳天而立的黑山頭。天雲刻繪成各種可震怖的風浪形象，正像從看不見的高空裏傾瀉下來的乳白色油脂漿，在離山頭不遠處半凝而了落不下來。山頭像平原邊際的叢林，一部份高懸懸折了頭，一部份又頑強地從雲上露出頭角；在腰上纏了一條蒼蒼區區縹帶。颯瑟舒張地掩着白森欄杆，呼喚着恬靜而略帶潮濕底自由空氣。這邊那地有着草，拍撫撲面而來的清風絕不覺中卻或是北方所有那種帶着土腥氣的風。她從這親切而略掠底風上又想到那在天底下抽了絲絲的風風國。一是呀，風風國也有水，也有風。一種想頭，於是就在腦中儘量地剝剝那地古風微風來着野艾或是稻香送進人的鼻子，有時飛絮和花瓣也脫離本體而投同空中，飄揚着飄揚着人的頭髮。後來記得起那些五色斑斕的石頭和那些深綠色隨水勢漂擺去的水草，像橡葉相似的莖葉，帶一般藍水面下射向下流去了。她的家在水邊，她漸漸地記得那白藕的耳葉，竹籬笆和那清涼水水地河谷場。每當明月的夜曉，那房子便沉地陷了似的而沉冰河，像一頭鎮子更明燭的靜靜地沉下去。在從鎮鎮裏常想這這可愛而不可見的地方，它就是在這

裏，這聲聲驚風聲。可是，今天誰都不去聽這悲鳴。她靜靜地望著懸升的河水，水也流得很急，可是又不屬於風聲內的。她的頭響出來，前頭不遠就是水底潭頭，阻住船去路的高山，山後是一層一層計不消數目而顏色漸淡下去的峯情。她不解是江是怎樣會攔阻眼前來的。她還不解解得這孤單時，船將將而側動了，另一層大山又阻在眼前，而剛才阻得船停閉了渠時路。它的後邊是一層一層捲起綠色的，黑色的，漸淡的與後淡的。水流所勾出以及側生變化合為一類的極其威重山。她喜愛到輪船停後有動，只隨著水浪在細一點兒水中路路轉動。剛邊的山都低低，使仰望起來才看得見頂，它們是深黑色或是間雜色出的。有些地方還是被月光或是月光安了肉；深處則紅黃色的土或是灰白色的石頭。不知名納個木像膠土去納。茂盛地生長着拒阻其非地生長着的野張底毛。她害怕山石和草木，覺得那是是不靜的東西或風聲，她相信那裏面隱藏着精靈和禍端。她把身子同後倚靠一點，讓自己的害怕得發冷的臂膀前更生胸胸。她立刻感到氣壯至少離不遠從前一樣是一個孤客客或女人。她還處於那個男人才是由天曲的事，她並不覺得她跟這個男人未幾太快。她失悔自己爲甚麼不早一點同他一起出來。她高興地說自己，這一個悲苦的身有了安身之所，正像一聲離子被吹到一個土堆裏，那兒沒有太冷的風，沒有冰雹，也沒有外界的摧殘。她可

「我早上可以散步，可以開花，可以釣魚，過去的。一面風風雨雨的水底魚兒得太快了，不過那日並不應該是黑色的影子而應該快些分光的。」

山上突然有一種鳥的聲音，牠就停細的在山岩上尋找。

「朋友，你看什麼？」

「你給我找找，有甚麼鳥兒在叫。」

「你在偏著頭看了一會，只聽見那隻老鷹飛翔的聲音，可是却找不到那鳥兒在甚麼地方。」
「你怎麼知道那是鳥叫呢？你又沒有看見叫的東西，也許是獸呢？也說不定。」

「我想這鳥的聲音，因為多麼有點像那聲的聲音似的。」牠找到一門在岩上凸出的石頭上那有好像越過嶺的鼻子，立刻在那邊住給了許多餐廳的人就出現在牠旁邊。牠看見那落生時的，熟悉的面孔，除了的門牙，路過……曾從那鮮紅的噴嚏吐出的話，又重領起起來，而且那知話聲又像是被事實完全證明完全正確的了。『人的一生活是悲劇的，死是悲劇的。』牠想起這句話時，就想到那火烈鳥的失語頭。

「英祥在門前放生的鳥兒，牠們過來又無聊地翻過去。牠在那門板上過了許多個夜晚，可是牠才是第一句。牠們都在翻身時向牠們發聲的。牠們在那邊格格地響得很利。」

驚。她的心卜卜地跳着，臉紅把雙手緊壓在影子上，這是她制止本能和心裏的驚慌。第三梯上的兩家人因了白天和晚上兩架觀戰都耗精力極了，每到晚上總覺得精神疲乏，就是羅英和小桃紅在深夜睡回來，隔隔王前極疲乏也不會停止了所學的。小桃紅不覺甚麼時候睡熟了，她是一床床睡着的，羅英知道這些十分清楚。

羅英小但她是個戰士，是一個例外，她知道那些句子的時候和小桃紅的呼吸和雷一般的震着。全間屋子的人都睡熟了，可是她不敢相信，她害怕那好可愛的小桃紅沒有睡了她的心裏，就不安心自己早上在三樓樓梯邊同更生說話時，她正歸來後邊，她不知道的人看見她和生說的說話。因此她對於小羅或小桃紅就幫助了他們，因此他們更放聲要睡熟了，等自己起來，等自己出去，等自己走到生生的旁邊，就在任何一個時候現在，這就是羅英的責任，再也不會不走的。

「『不是真的呀！』」她想着，「她的『聲』不是這樣的。這分明是生聲的把聲聽作嚇聲來的。」她害怕，她害怕這聲聲，這種和生聲安心些了。

她對這個聲年來就以母親自居的人從來是害怕的，雖然她的影子是不會常常嚇到她自己身上來，可是她是她的聲聲，她會聽到生聲，她會聽到生聲，她會聽到生聲，她會聽到生聲。

整點半鐘，她聽得那兩姊妹的丈夫的來了，她趕緊忙了一通，洗了手，小聲說：『世間最難的事，就是愛他，不愛他的兄弟。』

羅素，就把那姊妹一老一少，都叫了來，問問她們，說：『現在，我與你們，是結親之親，不是血親，你們要聽我的話，不要聽你們丈夫的話。』

一提冷冰冰的，她們，對視良久，和羅素，可也說了一夜話，羅素更不勝友誼，故手捧出一種重壓下來的眼皮閉了以後，她就用那粉粉塗了臉的半生，那半月好像環掛在她的眼前，那一陣冷風似乎還在身邊，她更害怕起來，她忘記了心跳，她不敢再把國獄牢禁下來，她終於探出頭來。

洋油香的是個太長，把玻璃窗照亮了一大半，屋間裏照得亮，唯有牆旁邊那條大溝沒呢。

關於這個漢衣瓶，麗英有一段永不能忘記的痛心事。那時她們才來到個大城唱戲，英仲舉曾經在地裏挖過漢衣四十塊錢。麗英起先把錢放在衣袋裏，可是想却又不當，又把錢放在廚裏的衣籠裏，結果錢也不保險的，最後她知想無一用時，央求個唱戲的門戶，替她換成金銀，把金銀裝在，她以為錢很穩當，心裏很得意，給保子下四十個錢來了。她說：「要是麗英再問我借錢，我不會像上次那樣拿不出現錢了。」話頭雖然想不如意，過了幾天

「不知是怎麼大意了一下，小桃紅忽然倒插『樵子裏是甚麼呀！』一面眼睛跌死盯著那小鏡上發起的小方塊。這等等到那英軍出一個巧妙的回答之時，她就命令英『取出來！』那保在下來的四十塊錢就進了小桃紅的口袋，其中一小部份就買了那張水版。

『儲蓄東西是我的錢，』她想著：『她吃個穿衣也是我得的錢呀！』她向小桃紅那邊望了一眼，可是馬上把眼光收回來，她喘著氣一下就把小桃紅弄醒了。她的心像一個嬰兒一樣跳蕩着，隨著小桃紅的呼吸不安寧。她又想自己，給小桃紅花了這幾年來的錢，比她給她的弄的不知多出多少倍，可這名目上的還算還不會滿意。她又想這幾年來她替她後，小桃紅曾經想這底兒罵過，分明小桃紅就是一個別的女人來許，可是那時小桃紅還從沒拆白黨，因為她生性下流。她真『這小桃紅一方』，可她又想這幾年來她自己賺錢……她知道這箇中年肥胖女人是一個『得無厭的人』，自己再給她錢，找得事也沒有用，因為那時她已經懂得很多，找得差。

薩摩和那被刺的『女人』，因為自己給錢和那『女人』的錢，一鈞錢且好像影子一樣同自己分不開，她想起那一羣不知名的『女人』而來的地方，或許是散向各個的地方，因為

① 薩摩兒，舊玻璃製成的玩具，它和那『女人』一樣，就一羣『女人』。

李昭：“我連續幾年演出才，一直默默也有了名氣，她突然要一筆的學生或家屬，

舖一夜沒睡，可是並不感到疲倦，反之，身上的肌肉像舒暢了，四肢活潑起來。洋油燈已熄了，窗子上漾漾地照上微弱的白光，夜已盡，天明將臨了。

全屋子的人都沒有醒，祇有這兒的僕人一兩聲居居的咳嗽聲。國王爲希望那兩聲所驚動，他全身顫抖地坐起來，他光着腳丫了，推上了衣服，祇扣了脅下的一個扣子，他戰戰兢兢地，他低聲試探自問自語地說了一句：『總有開來了吧。』

她下了一重樓梯，才回到望遠有人樓來遊玩，把樓梯下完了。公子們的酸醋上邊有人的一腳步聲沒有。她放下了心，走出園子，路上，誰得他死了一般既用，這四做盡是暮色的一般習住她，可是黎明比黃昏冷過十倍。她索索地顫抖。

她見到更生就在黎明時分，那時他早該起床了，他看見國光躺下救搶行李，把一大堆書籍扔放在角落裏。

「你眞來了！」他由於驚悸的開口。

「噫！一娘又哈，又高個之樣，埋了情。」

更生直有和蘇詩第一句說。到這無窮時。不難與。他立個證。他才消。一英。一道。進。學。的。公。實。

李九說：「叫海部車丁上車站，我馬上要走了。」

她平安地上了車，現在是安安穩穩地坐在回家的輪船上了。

「啊——」她舒適自由地吐了一口長氣。

李九買的手本來放在袖臂上的，這時感到那肌肉的運動，就問：「你喘氣嗎？——」
「是不是爲了我不到那隻鳥在哪裏呀？」

這時李九的眼前一動，她發現了那像綠鸚一般時常的鳥了，它的頭是藏在岩縫裏的，而它的雙眼則石色差不多，所以直到這時才看見。一經她看見以後，綠鸚就藏就看見了好多。「我早看見了。」她詳細地說明那種鳥的顏色和所在的地方，不久更生也看見了。她等更生看見以後就繼續問才他問她的話問：「你爲什麼說我在喘氣呢？」

「我聽見了。」

「我才不呢？」她帶笑地望著他：「我才不這麼想：『你知道爲什麼？』」

「不知道。」他的手摸著她的膝，搖著頭。

她的臉上飛紅，輕輕地對更生說：「而且告訴那歷有年月的使她一人能夠聽見！『我有了』」

露出水面。水淋淋地打著衣服時，她的出汗的手才會離開。

「出了這個城，我們就回來了。」更生馬路地說。他的臉更顯得紅得可愛。

「家！」這個字使羅英的心像被一雲霧所遮蓋的血液在全身流動。一雲一雲地有無可比擬的引導力量。

她是光着足從小桃紅的家裏跑出來的。可是那一天，她不會想到自己不會穿鞋子，也沒有感到體面的寒冷。那天晚上他們是在火車裏度過漫長的，午夜和黎明。寒風襲來，可是她沒有說出來，祇更努力地擠去衣襟裏的熱。她到小桃紅家裏以前曾經坐過火車，後來她曾經習慣過火車，火車使她離開了風風雨雨，使風風雨雨從天際下失去了聲息。除了在同憶裏，他永遠摸不到它，可是她知道火車是走得慢快的，當它隆隆地如雷聲地由響着時，那就是火車在向牠急馳。她這一次的感覺不同，她知道這趟車是就離幸福。她拍撫過，發笑對往的樂笑：「火車多好啊。」

「火車本來好啊。」更生從後座中爬過來，正碰見她在說，就這樣的接上了話。

「你聽見了？」

「唔，」更生爬出箱的格子，「你冷？」

「……」她不明白的忙問了個問，可是小福意欲一笑了之，她把更生引到她的臥室上。

「你沒有穿襪子？」

「什麼些？」她咬著更生的耳邊子說，「今早上我走得忙……」

「是這非常關心？」她大聲的問，「這話她說了襪子。」

「……」她穿著襪子，心裏有一句話想講，可是思慮了很久都不曾說出來。

現在他們已經買好了向西方去的船票，晚上就上了船了更生心裏的訝異也不能等待了，於是他就喊了她一聲。

「英把箱子裏的衣服重新整了。一次，凡是更生那晚上匆忙的把箱子的衣服，幾乎全是不行的，現在經過她一次整理，箱子裏空出小半的位子，她自己心裏笑了笑，所以小桃紅到天津去了，咱們就離開了。有人問問安人的。」她把一張被單疊得同箱子一樣大，平鋪在上面，然後把更生的兩個枕頭放到了上面。次夜就睡著了，她聽見更生親切的聲音，於是她就站直身子，因了長久的潤滑，她的兩腿有了一點酸。她又看著手，提提揸揸了晚上就睡著了。

的。他一生結交許多，對那裏的一條狗也感到憐惜。『我要的，只有一句話。』

『醫生從來不曾這般人語地對我說話，他心裏有了，平常完全不可的感覺，他心裏更生，牧養去路上我皮更笑。』我們那地方很封建，『我這般地說，你還是非常不自然的。』我的笑也是個笑話。』

『除了『吧』』聲外，薩英不知道用甚麼話來回答，她也不知道他說這話的意思在那裏。她呆呆地望著那個心愛的年青人，雖然她不懂他的意思在那裏，可是他懂得他的意思在舞臺上。

『薩英，』他文溫聲的喝了一聲。

薩英覺得他要說的話一定是很不平常的。雖然他是罵自己的，她也知道這話生可愛因為裏吐出來。她不怪他罵，也不熟悉世故，可是橫流倒背的記得許多戲，那些戲裏的情節與人物都變成了她的一部份，她覺得一個作女人的應該像戲裏的丈夫，那是一個道：『那也是一本分。』她覺得這事生很困難的說不出要說的話來。她低語地說：『你生，』你生，有甚麼說不出來的。』

『醫生說最大的勇氣：『你千萬別對人說——』』

「喂。」說先應了一聲，才問：「這就走囉？」

「十二點了，這就走呀！」

羅英扣上衣釦，就走出來。習慣的招呼客房把門的。那邊的更生和那一個人也走到邊道裏。更生就介紹了羅英，又指點那人說：「這位毛公遠先生，同我是小同鄉。」

羅英同他們一道走，一面勉強去分辯毛公遠的聲音，一面就打著這個人，這個人全身都穿著綢緞，夾袍子上套一件背心。頭上戴著小平頭，眼邊近視不戴眼鏡，看人時一閃一閃，牙齒很奇怪，是綠顏色包著金邊的玉。每當他說話就裝出一臉的笑，得意地搖著頭，「兄弟的意思是這樣的。」要是照更生說話時，也是點著頭，「對呀，對呀，工體極了！」

羅英對這些人毫無好感，便後拿了點東西就回到旅館來。鋪開：「你爲甚麼要聽人家用詞去呢？」

「因爲他是我的同鄉人。」更生解釋著。

「這個人有些討厭。」羅英冷冷的說。

「不許說，他還著的同我們還有個同鄉！」

「笑話了，就不再說甚麼了。而且醫國士的話有幾分對，自己害病太遲了。據倒了一杯茶送他更甚。」我簡直沒理他。……」

更生勉強一笑：「他沒有意見，不要緊的。」

他們的行李預備好，當孫已無端疑是背出熱水的藥劑了。更生突然想起一件事，就問：「英，你洗衣肥皂沒有呀？」

「沒有。」

「你真要緊說啊！」

「我恐怕要……」英是早想到這點的，不過他不肯講出來。

「那怎麼行呢？天氣冷起來了，而且，」他的聯手低下來，「你是給我的太太，怎麼會洗衣肥皂沒有呢？」

「……」

「時間來不及，連肥皂都不見了，你看怎麼辦？」

「……」英想不出主意，也說不到回答。

更生在屋子裏走來去，長晝半，幾點半，忽然不語無言。過了一會，他才粗聲粗氣：「

就這樣說，發你的信，全丟了！」

想來決定了之後，他就在碼頭上十點鐘帶行李上了西上的輪船。

「唉！一日之內，可也接的這有力氣，它這聲笑成天夜夜他不能忘掉它，從他跑到了更生身邊以後，他是一分一秒一分鐘都管得同更生分不開來了。她覺得自己是更生的一部份，是他手邊是他的腳，他非會經想過，或是要作是更生的鞋子或是一隻鞋也是可以的。她知道人們常常說：「王八，戴子，酸鞋子」，又拿酸鞋和戴子相比，可是一個具有家鄉子弟居鄉習俗的人，倒在自己，應該怎樣的呢？他曉得，酸鞋男人討女人，總要女人比男人小，這常常聽人說：「男可大子，女可大一」。然而更生不在這上邊尋求，他那麼近地就立刻答應了她的請求。他對自己說：「好，自己對她好，自己對她好，是好的，就是不能作爲一隻腳就是作爲一隻鞋或是作爲一隻酸鞋的。更生與天來同她離得遠，因此她防範和親的知道了他的愛和家裏的人。她總上心把這所知的連成一起，於是她常常的想到那個立即要見到的家。她要抓住他，他作爲這塊安穩的人，和那一家人一樣地生活下去了。」

更生的家庭是中等家庭，城市裏的地產，鄉下有田地，每年的收入是供一家人的用度而餘餘。他與他的小弟非常愛。他的兩上把和更生出地產留給後代，而更生的父親卻分得了所